

又见尤加利

王红雨

原来尤加利如此有人缘，我还真是后知后觉。

这个冬天，再见尤加利，是在欧洲了。一月初哥本哈根晴朗的早晨，从酒店的后门出发，沿着河，过了桥，走过清冷的街道，经过寂静的公寓，在冷风中去找一家馆子吃早餐。一进门，便见每张铺着白桌布的餐桌上摆着一个墨色瓶子，插着几枝青青尤加利，别有一番格调。这是我第一次来丹麦，到达的当天傍晚就径直去了有美人鱼雕像的港湾，一眼望见美人鱼静默地坐在大石头上，身后泛着幽幽蓝光的海水那细细的波纹荡过来漾过去，无尽的温柔。

离开哥本哈根，下一站是德国。那天我和儿子从组伦堡透着曙光的破晓出发，乘搭颠簸如暴风雨中的海燕的小飞机，降落在莱茵河边诗人海涅的故乡。莱茵河畔寒风冷雨，本丢弃在人家屋前的圣诞树被吹过马路落在长堤上，儿子经过的时候不自觉带着歉意和慈爱朝它挥挥手。我俩顶着几乎让人站立不稳的寒风“徜徉”，有些饥寒交迫。脚步匆匆拐进一个街巷，眼前一亮：这是一个露天搭棚的农贸市场，充满色彩和生机，一个个花摊尤其美不胜收——这时，我贪婪的目光里又映入了花桶中一簇簇的尤加利，顿时起一种他乡遇故知的亲切。

接着寻去海涅的故居，他出生的房子如今是一间文学书店。走进去瞧瞧，满眼的德文，略略一扫只识得一些美国作家的名字：Mark Twain（马克·吐温）、Hemingway（海明威），还有我喜欢的以色列作家 Amos Oz。走出清冷的海涅故居书店，瞅见石板道上，一只乌黑的大鸟在啄食一只死去的小鸟，血肉模糊，不自觉想到德国这片思想家和诗人的土地，似乎也不待见海涅？他放逐自己到了巴黎，客死他乡，只是仍然留下了这样缅怀故土的诗：

不知什么缘故
我总是这么悲伤
一个古老的故事
它叫我无法忘怀
空气清冷暮色苍茫
莱茵河静静流淌

这样站在莱茵河畔诗人故乡的冷雨里，我又想起了前些日子在哥本哈根，一位旅居丹麦多年的中学校友轻轻的感叹，“也好久没有回海南了，父母相继过世后，家乡就成了故乡。”一时间只觉得天地静默。然而，又有那样一句诗，静止也是一种美，永远的。

对了，尤加利的花语是：恩赐，回忆。

阿云婆

陈恩睿

阿云婆知道我们有“心事”，就给我们讲了无数关于村里闹鬼神的虚事，以证世上没有鬼怪，给我们壮胆。

冬季时放牛，阿云婆经常带上一个麻袋和一些红薯。将牛赶到坡上安顿吃草后，马上找个低洼挡风地让我们避寒，并将带来的麻袋给我们保暖。放牛娃都在野外午餐，阿云婆和我们一起。她会在野餐的间隙教授我们防火的知识，她说坡上草木干枯，千万不要失火燃及树木。否则，会受重罚，不仅要被理光头，还得走村串巷接受防火教育。待干柴烧成炭，阿云婆开始烤红薯。在我们分享香喷喷的烤红薯时，阿云婆却独自到坡上看守忙着吃草的牛群。童年的时光缓慢冗长，阿云婆在我们心里留下了许多温暖和快乐。

一个夏季的中午，我们正在放牛，突然，天上电闪雷鸣。我们下意识地往那几棵大树的方向争先恐后地奔去。阿云婆看见了，着急，拼命地喊叫“不要去大树下，不要去大树下……”我们闻而不听，只顾奔跑。阿云婆更急了，哭喊着求我们停下。在我们因阿云婆的哭喊而迟疑的瞬间，在离那几棵大树还有十多米的时候，一道弯曲的火光突然从树上一闪而下，沿树人地，倏地雷鸣震天，尔后传来一股焦味——那些大树就这样被雷劈裂烧焦了！我们当时吓得魂都没有了，个个呆如木鸡，再说不出半句话，那种恐惧，一生难忘。

雨停后，阿云婆告诉我们，阴天下雨时，雷公常常发火，这时候，千万不要到树下去躲雨，否则，会被发怒的雷公惩罚。

后来，我们渐渐长大，读了许多书，才知晓电闪雷鸣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。阿云婆对这种自然现象其实一无所知，但她能使用民间传统的说法教授我们生活的常识，也算得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了。

地址：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：570216 总值班：66810666 广告许可证：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：66810888 发行部：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：966123 邮发代号：83—1 报费：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00分 印完：5时2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

猫应为兽，却为人养，不知猫会不会感到悲哀；若它的体型如虎，百兽之王的美誉则非它莫属。而猫的一生不懈于自己的职责，其品令人敬佩；敬佩之余，常有它被埋没的感觉。然物物生克，天地玄妙，让人倍感诧异，又无法可说。

我16岁那年春天，奶奶从姑妈家抱回一只猫崽。养至第4个月，便脱落为一只漂亮的小猫了。它全身灰色，棉花一般柔软；面颊上有一团白色，头顶一点黑绒，特别乖巧伶俐。

然猫有嫌贫爱富的劣性。一日，母亲说，家里的鼠辈太过猖狂，竟至夜晚越人面颊的地步，要我将奶奶家的那只猫抱来待上几日，待鼠辈收敛之后，再送还奶奶。奶奶心里虽有一个不乐意，但又不好拒绝。

猫来到我们家后，每日辛勤劳动，一刻也不懈怠。它的阵地是在里屋的粮仓边，方寸之地，成为了它英勇杀敌的疆场。它专注于每一丝风吹草动，嗅觉与听觉灵敏，盖人所不能及。

起初，那些鼠辈久无约束，本来胆小的脾性，忽然膨胀起来，自以为是它们的天堂乐园一般，聚会交游，吱吱喳喳，忽而高歌，忽而细语，令人忍无可忍。而猫的到来，这种局面逐渐有所改观。

猫一声不吭，看见一只，便捕杀一只。最多的时候，一天可捕杀6只以上。它的耐力惊人，若是它准准的目标一曰不出，它则一日不饮不食，始终蹲在鼠洞口。一旦鼠出，猫的目光如电，全身缓缓绷紧，待鼠走到它的最佳攻击位置时，猫便一跃而起，双爪落处，便是鼠的葬身之地了。

没有人能准确描绘那闪电般的一击，那姿势美妙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你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起一落，中间则是异常迅速的一闪，非常模糊又异常清晰，仿佛灵魂中闪过的一道亮光。无声无息，摄人心魄。

猫将鼠捕获之后，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，尖利的牙齿使鼠的骨筋根根断裂。这时候，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，跑到主人面前，嘴里嗷嗷叫着，抬头望着主人，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，才将老鼠放在地上，逗弄玩耍，极尽侮辱之能事。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，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，是绝不会放过的；待身子一落地，起身就逃，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，若不是猫在，人绝不会抓住的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，就不再客气，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。

眨眼之间，猫来我们家已有月余，曾经猖狂的鼠辈收敛了许多，只是饿极了的时候，才探头探脑地出来胡乱找些食物填一填瘪瘪的肚皮，可总是离洞口不远。其仓皇之状，甚是滑稽可怜。

鼠辈减少，又摄于猫的天威，我们家里便日渐安静下来，有时夜里连一丝声响也没有了。这时，奶奶便要将猫抱回，可没过一夜，就又返回我们家；奶奶又抱回，用绳子拴住，又被它挣脱，跑回我们家，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去过，一直到它悄然失踪。

鼠是这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家族，猫的数量则少得可怜，连野猫加在一起，也不及鼠的十分之一。而一只猫可挡千百鼠辈。我们家的那些老鼠见猫常在巡逻，无可奈何之际，便又重新打洞，由家宅向户外转移。这样一来，猫就有些黔驴技穷了。猫感到十分地寂寞，每日嗷嗷叫着，有时在鼠洞口坚守数日，连一只老鼠也没见

又一年春天来临。
春天来了，什么最要紧呢？在乡村，最要紧的是育苗，这是年后最重要的事情，这是大地的一号文件。而此时，大地干巴巴的，显得苍白无力；河流懒洋洋的，总是无精打采；大山什么话也不想说，只默默地看着远方！人们似乎也没从酒的迷幻中醒过来，依旧倚靠着时间安然度日，似乎没有感受到春意的汹涌和春风的催促。春雨贵如油，说得也真是，但雨水何时下来谁也不知道，因为不知道所以很想知道！桃花开了，白花白了，一大片一大片，这无疑是春天好看的衣裳，它已从河谷漫向了山顶！我们都知道，村寨永远是大地的中心，所有大地上的道路都通向这个中心，像血管一样涌向这个中心，这个中心是始点也是终点。人类习惯于用想象把山地和寨子拴在一起，拴得可紧了，像是人类偷师于蜘蛛而后编织的生活之网，从此那一块块山地想跑也就跑不了，它只能永恒地跟乡村紧紧地连在一起了！

春天来了，一切都得出发，除了死亡，我看万物已陆陆续续地上路了！浩浩荡荡的春风是排头兵，它以

记叙一只猫

杨献平

到。沮丧之余，猫的性情大变，每日卧于向阳之处，呼呼大睡，饿时便向主人索要，有几次竟自己跳进碗橱，偷吃剩菜，又将一摞瓷碗打碎。

猫感到莫大的孤独和寂寞，就像绝世的英雄一般，当自己真正的敌手忽然消失之后，在内心涌起的是无穷无尽的失落，猫似乎不喜欢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，极力想找些事做，但除了捕鼠之外，它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俗话说：“猫有九命”。那只猫曾经6次误食了被毒药毒死的老鼠。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吃下去的。它从不将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成果拿来炫耀。那一日中午，它突然回到院中，行走得很慢，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武气势。脑袋耷拉着，嘴里吐着粘稠的白沫，凄厉地嚎叫着。母亲一看，就知道它吃了毒鼠，便快地从屋里取来白醋，把猫嘴搬开，用勺子给它喂下。猫全身瘫软无力，喝完醋后，突然又冲出院子，眨眼间就没了踪影。

第二天凌晨，全家人正在熟睡，却被猫的叫声惊醒。猫竟然大病痊愈，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我们身边，母亲欢天喜地，赶紧拿来一块猪肉，给猫吃了。如此6次，每一次都在醋的作用下安然无恙。猫的强大生命力令人赞叹，如此一只动物，却令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感到羞愧。

猫将鼠捕获之后，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，尖利的牙齿使鼠的骨筋根根断裂。这时候，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，跑到主人面前，嘴里嗷嗷叫着，抬头望着主人，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，才将老鼠放在地上，逗弄玩耍，极尽侮辱之能事。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，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，是绝不会放过的；待身子一落地，起身就逃，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，若不是猫在，人绝不会抓住的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，就不再客气，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。

而猫，也和一切生命一样，抵不过时光的追击和戕残，逐渐老去，乃至垂垂欲死。但猫是不会死在主人或人类面前的，它的最终归宿在莽莽山野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猫由河畔返回，嘴里叼着一条二尺多长的水花蛇。那条蛇全身瘫软，已然死去多时。猫咬的正是蛇的要害。我故乡风俗以蛇为龙，绝不敢加以伤害的。母亲甚是惶急，大声呵斥着猫，要它放下；猫则怒目圆睁，两边长须直直地立着，似乎在示威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，就不再客气，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。

第二天清晨，全家人正在熟睡，却被猫的叫声惊醒。猫竟然大病痊愈，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我们身边，母亲欢天喜地，赶紧拿来一块猪肉，给猫吃了。如此6次，每一次都在醋的作用下安然无恙。猫的强大生命力令人赞叹，如此一只动物，却令自以为无所不能的人类感到羞愧。

猫将鼠捕获之后，先是狠命地咬住鼠的喉咙，尖利的牙齿使鼠的骨筋根根断裂。这时候，猫必定快步奔出粮仓，跑到主人面前，嘴里嗷嗷叫着，抬头望着主人，等主人验收了它的战果之后，才将老鼠放在地上，逗弄玩耍，极尽侮辱之能事。那些被捕的鼠辈多半还有半条命在，忽然有了逃生的机会，是绝不会放过的；待身子一落地，起身就逃，它们逃跑的本领也着实令人叹服，若不是猫在，人绝不会抓住的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，就不再客气，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。

而猫，也和一切生命一样，抵不过时光的追击和戕残，逐渐老去，乃至垂垂欲死。但猫是不会死在主人或人类面前的，它的最终归宿在莽莽山野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猫由河畔返回，嘴里叼着一条二尺多长的水花蛇。那条蛇全身瘫软，已然死去多时。猫咬的正是蛇的要害。我故乡风俗以蛇为龙，绝不敢加以伤害的。母亲甚是惶急，大声呵斥着猫，要它放下；猫则怒目圆睁，两边长须直直地立着，似乎在示威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便没有了多少力气，只有束手待毙了。猫也失去了玩儿的兴趣，就不再客气，三口两口将鼠吞进肚里。

而猫，也和一切生命一样，抵不过时光的追击和戕残，逐渐老去，乃至垂垂欲死。但猫是不会死在主人或人类面前的，它的最终归宿在莽莽山野。

一个夏天的中午，猫由河畔返回，嘴里叼着一条二尺多长的水花蛇。那条蛇全身瘫软，已然死去多时。猫咬的正是蛇的要害。我故乡风俗以蛇为龙，绝不敢加以伤害的。母亲甚是惶急，大声呵斥着猫，要它放下；猫则怒目圆睁，两边长须直直地立着，似乎在示威。而猫又是飞快地一跃，就将老鼠擒于爪下了，用嘴叼回原地，再放开，鼠仍是逃，猫还是要抓，如此数十次，鼠